

吕胜中 著

觅魂记



湖南美术出版社

吕胜中
著

觅魂记

湖南美术出版社

觅魂记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人民路61号）

责任编辑：萧沛苍 责任校对：彭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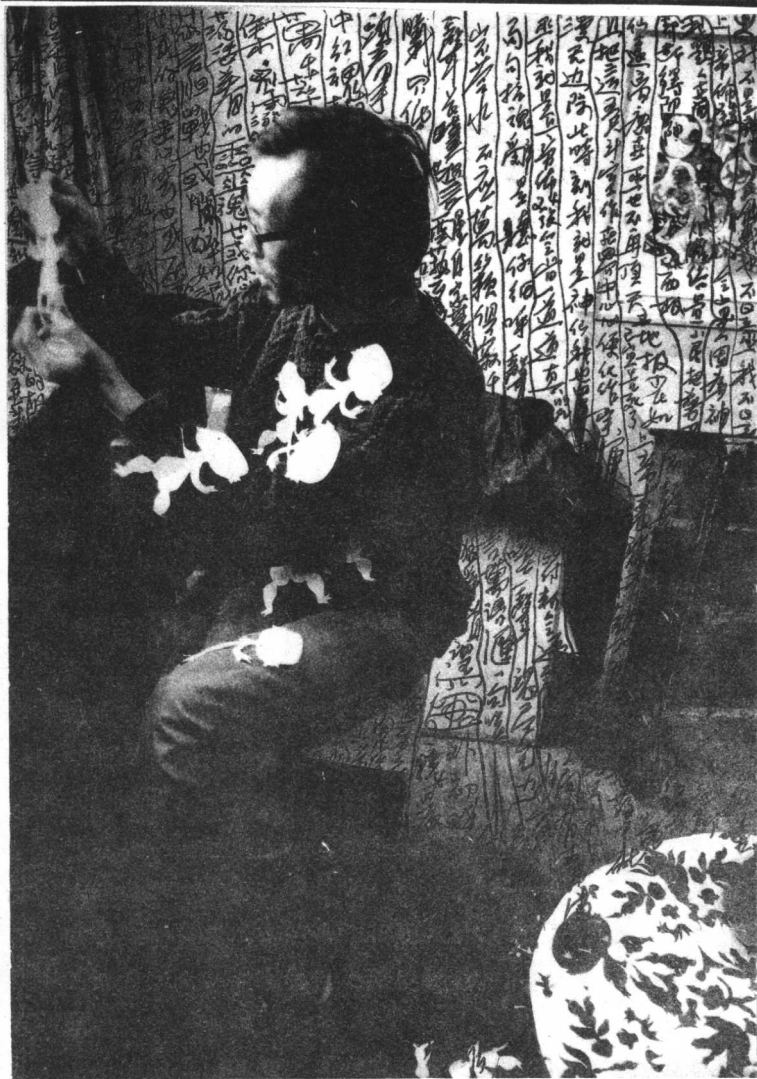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字数：25万 印张：9.75

1996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1—4000册

ISBN7-5356-0795-0/J·725 定价：26.80元



作者寄语

愿天下每个人都有一本同心
共记的《觉魂记》
——一九九四年六月廿二日 作者中



别无选择

代序



形与影（线描）1987

我小时候就爱看小说，读来读去就佩服写书的人。虽然画个小鸡小狗小房子小人的也能像模像样，也喜欢逢年过节跟着母亲剪个鱼儿鸟儿的贴到窗上，但总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难度，心里却把将来能编大部头引人入胜的故事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想。

从小学到初中，我的作文很好，常常被作为范文在课堂宣读。学校成立业余活动小组，我当然选择文学。可不巧，教导处的老师把我的名字错登记在美术组了。公布后，我想改，教导处的老师说：“这哪能随便改，当初不考虑好，瞎报。”嗨！真冤枉人，我一赌气，就到美术组活动室去了。美术老师说：学学美术吧，你们班的黑板报老也搞不好，你还算手巧，说不定以后还能当个画家呢。

我无心当画家。虽然极认真地画了几次牙缸书包一类的静物和风景写生，班里的黑板报从此也图文并茂，但心思还是在作文的构思上。

1969年我参军，团通讯报道组的一位干事因听过我在欢迎大会上热血沸腾地朗读诗歌“新兵的誓言”，就找我来了。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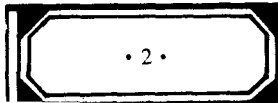
我很有文采，决定要我。可是等到新兵训练结束后点名分配，来领我的却是横气十足的电影组长。他操着几乎每句都带脏字儿的胶东腔对我说：“报道组的家伙还想挖我的墙根儿，让我骂了他一顿。我早就打过招呼，就是听公社说你会画两笔，带兵的才把你给我领来了，要不你这个瘦样儿会要你？哼！在我这里干吧，咱电影组幻灯宣传工作一直上不去，给我好好画几套，下次师里会演拿个奖。”

于是，我当了6年多电影放映员，画幻灯片还立过三等功。

直到复员后，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机会，使我将成为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哪来哪去”的工农兵学员。公社招生办反复研究，认为我放电影应该学电学，查询后得知归物理系，我很别扭又不敢轻易打搅领导。正在发愁，恰好有个被指派学中文的人也极不称心，我就极力向他宣传学物理的好处和我的无能，动员他一起去招生办申请调换，好说歹说总算获得恩准。我心里美滋滋的，心想，到大学好好打基本功，将来写书的理想也许还能实现。

第二天，县电影管理站领导找我谈话，说：“你毕业后是哪儿来回哪里去，还能回到娘肚子里去？不是？弄个学中文的我们用上，怎么办？这事就这么定了——我们已经打电话告诉教育局，给你改成美术专业。你回来以后可以把幻灯片画得更好嘛，电影院的大牌子也交给你了。你如果不愿意也好办，我们再一个电话打到教育局你就别上了。”我好不容易捡来这么个大学，当然不愿撒手，就报了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同时参加专业加试的全县7人，考试的命题创作是《学毛选业余小组》。我记得自己画了一扇打开的窗户，里面有几个人在相互切磋，窗外柳枝吐翠，南燕归来。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概念的构图，我竟一举夺魁。从此安份守己学起画来。到大学毕业我27岁，已近而立之年，才知画画也有一番趣味。何况除此之外，已别无选择。

1988年12月





目 录

代序·别无选择·····	(1)
第一章·看她最后一眼·····	(1)
回美的故乡探亲·····	(2)
采风札记·····	(6)
笑出个花——说王兰畔·····	(13)
一碗清茶——说张林召·····	(17)
母亲补丑·····	(21)
哭声道情——说秃子娃·····	(25)
掌中世界——说忙娃·····	(29)
深入浅出人祖庙·····	(33)
“死亡”与“快活”·····	(52)
第二章·有时像钻牛角尖·····	(59)
民间美术的基本概念·····	(60)
民间木刻版画概说·····	(68)
民间剪纸概说·····	(90)
信笔寄《汉声》——中国民间文化研究之我见·····	(110)
剪彩为人·····	(122)
开卷有益——《民间剪纸精品鉴赏》序·····	(130)
第三章·走我的独木桥·····	(137)
学步三题·····	(138)
蛇梦·····	(152)
车到山前——答法国欧亚文化协会会长柯孟德 先生的信访·····	(158)
闲话连篇·····	(164)
神路上的彳亍·····	(174)
看图说话·····	(182)
去伪存真——“伪民间”自白·····	(194)





招魂词·····	(199)
心之空空·····	(205)
“小红人”与“上帝”——剪纸招魂展之后的对话·····	(212)
面对现在和未来——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问·····	(222)
追魂西去（一）——关于“红色列车”的访谈·····	(224)
追魂西去（二）——关于走向世界的通信·····	(232)
第四章·一路同行·····	(235)
祖传秘方·····	(236)
剪纸杂谈·····	(242)
剪开心花·····	(244)
抛砖引玉——《民间美术造型》书序·····	(246)
课堂外的对话·····	(250)
燃烛方烬——民间美术专修班教学随笔·····	(257)
过渡——为李红军、李富、陈少峰、宫林、姜吉安、 徐大为、曹鸿年作品展写的前言·····	(270)
农民画散谈·····	(272)
无意苦争春·····	(278)
触景生情·····	(290)
灵魂不肯离去·····	(292)
跋·顺理成章·····	(295)
附1·吕胜中文论发表索引·····	(298)
附2·吕胜中简历·····	(301)



第一章

看她最后一眼



1985年春节在安塞砖窑湾采风

回美的故乡探亲

每踏上安塞的土地，总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街上的熟人很多，他们向我点头微笑，总问：“你回来了？”

吸引我常“回来”的是数不清的爱美的故乡，数不清的爱美的母亲。

那次我初来安塞，在县文化馆里，见到正在剪纸作画的几十个巧手，她们也许并不理解自己的艺术创造何以引得北京来人。看着我路上碰破的头和穿着的邋遢，年龄颇大的曹佃祥问我：“你犯什么错误了，孩子？”我打趣说：“我犯了不轻的错误，罚回老家改造来了。”高金爱问：“我们说话你解下解不下？”我听成“害怕不害怕”，就答道：“一点儿也不害怕！”于是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我在她们中的“改造”就这样在轻快的气氛中开始了。

我看着那一双双粗糙的手剪花、描色，听着她们唱着古老的歌：“养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彻底摧毁了经典中给予我的关于“美术”二字的理解。在安塞，美的创造能力曾经作为一个女人完善与否的重要标志，而审美，正在人与精神的对话之中。她们平常剪纸、绣花、绘画，并非要拿到





“大雅之堂”展览，每年换一次窗纸，旧花儿就撕下来扔掉了；绣一个俊美的肚兜儿，掩藏在贴身的最里边，可不能随便让外人看见；画在箱子上，炕围上的装饰，那才叫真正的“农民画”，使得屋里既明亮好看，又花不了多少钱。重要的是自己在创造的过程中，尝到了心境投入的美感。曹佃祥剪花时似乎忘记了手指上的病痛。吵吵嚷嚷的高金爱在画画时那专注劲儿连喊她都听不见。白凤兰平时就不善言传，她正摆《天河配》中的云勾勾和喜鹊，心随着云的翻腾、鸟的疾飞在天外运转。而胡凤莲剪起花来，或张着嘴巴，或咬着牙关，在对现实世界忘



安塞巧手曹佃祥与高金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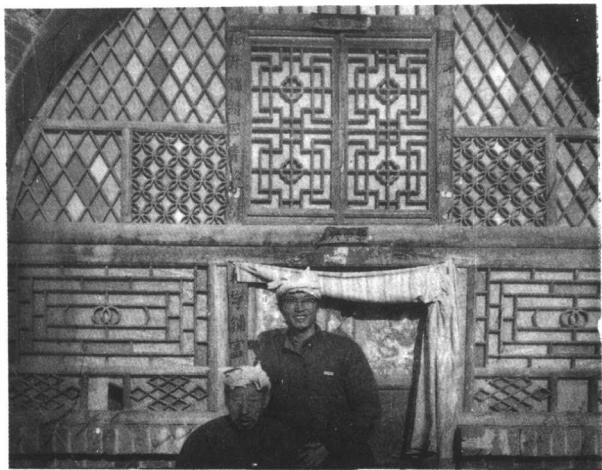
却的状态中，进入自我创造的理想天国。……那个小人人因何三个脸？这座屋又因何从外面看到里面？鱼身上因何长着几朵绽开的荷花？碗口圆圆的，因何把碗底画成一条直线？嗨！如果不换个脑袋，还的确不可思议她们造出来的那些奇里古怪的形。

第二次来安塞，是除夕的傍晚。当我坐到曹佃祥大娘家的炕头时，不消一会儿功夫，土窑里就挤满了看热闹的乡亲。曹佃祥的儿子六娃叫着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我们便也跟着六娃甜丝丝地叫着“二姐夫”、“三姐夫”、“四大娘”、“五 nūe nūe”





打招呼，一下子生人就熟了。二姐夫和三姐夫才推辞了几句就



装饰华丽的窑洞里遇上了“老党”

唱开了酸曲，我也扯着破锣嗓子唱开了流行歌曲，因为我不唱，那个常在没人处哼哼的二婶子是不肯当众唱的。穷乐哈了一通宵，第二天便挨家串门去，三四天后又跟着腰鼓队“沿门子”。在和村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我常在想：尚未摆脱清苦的高原人民，支持他们在现实面前生存下去的力量何在？那些大娘婶子们创造的艺术品中，摒除辛酸和眼泪的大度何在？在与艺术之外的人的接触中，我看到了一种精神的闪光。

砖窑湾镇新庄子村高克孝大哥的窑洞，装饰得就像西洋玻璃镶嵌画一样漂亮。他老爹的父亲（恕我记不住名字了）是个1935年入党的“老党”，并是最早组织合作社的老社长，我和他见面时，寿衣都准备好了，整天躺在炕上喘不开气，却非要和我谰。一谈起闹革命送情报来，激动得哮喘也顾不上喘了。现在他并没有什么与村人两样的待遇，却一点儿也不怨气。我甚至还有点挑拨性地说：“国家不该忘记你。”他平淡得像一碗水，说：“那闹革命也不是给我自己闹的。如今比我过得差的有的是。”奉献对于陕北人来说，已成为世界观的重要部份，而一切的索取，都靠着双双粗壮的、纤细的、笨拙的、灵巧的手。





我有时不知不觉地爬上塬的最高处，鸟瞰眼底の万千世象。这高原人司空见惯的宏伟景观，连同他们居住的塬的洞穴，是那博大胸怀和抗争精神的最好体现。因而，现实在人的心里淡化了，理想在他们的艺术中得到最纯美的表现。正是这种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支持着我们的民族不断否定着自己的愚昧，走向文明；不断摆脱着黑暗，走向今天和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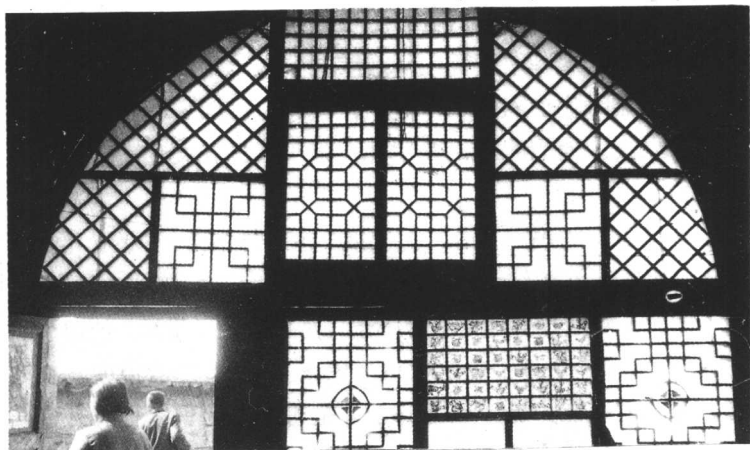
第三次来安塞……

第四次来安塞……

我熟悉的几位剪花大娘，已有曹佃祥、胡凤莲相继去世了，其他传统功力较强的巧手们也都在安排着晚年。民间传统的审美趣味已经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那二姐夫三姐夫及其他的子孙们，或许渐已看不上老祖宗传下来的这种用剪子剞出来的花，也不穿绣着鱼儿戏莲的红裹肚了。但也不必担心，因为这些艺术的母亲们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一朵贴在窗上的花，一朵绣在衣上的云，也不仅是个招魂的抓髻娃娃，或供在案前的花馍，那其中蕴含着的，有我们古老民族创造和审美最本原的精神。

民族的后代身上流动着母亲的血液，必然会以自己创造的活力，把艺术的本原精神奉献给人类文化的今天和未来。

1988年12月10日于北京



映着晨光，窗花显得格外耀眼





采风札记

几年来，由于自己的兴趣和专业学习的需要，几次去陕北采风和体验生活，对陕北的土地、陕北的人、陕北的艺术有了深厚的感情。今年春节前后，乘着几位民间艺术家来京进行教学活动的机会，我又来到陕北。

历史的土壤

陕北民间艺术生存于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流域，这里有我们的祖先轩辕黄帝的陵墓，有秦代修筑的万里长城和秦始皇直道，也有汉代边塞将领征战的营盘，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汉民族各王朝在北部边陲的重镇。还有丝绸之路，曾经有着它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繁荣昌盛。仰韶、龙山文化和商周文化遗址遍布各地，汉墓成群，魏、唐、宋、元、明石窟艺术数不胜数。陕北民间艺术就在彩陶、青铜、石刻艺术各自的兴衰之中，独自健康地成长起来。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剪纸、刺绣、雕塑、皮影、绘画等，尽管只是民间艺术的一部分，而且也不是千百年前的面貌，但是，至今还流传在民间的古人招魂用的“抓髻娃娃”和辟邪镇宅的石兽，装点居室的炕围、灶台画，那简练概括的造型、饱满有力的线条、雄浑博大的气势，不已显示出民族传统美术持久不衰的生机吗？那些今天还生活在陕北的能工巧匠身上，分明流动着新石器时代绘陶能手、商周时代铸造巨匠、秦汉时代石刻大师的血液。他们的祖祖辈辈都在谱写着民族文化中未被载入史册的一页。

这里古老的民歌《送儿女馍馍》中这样唱道：“双双儿女双双枣，双双儿女满炕跑。坐下一板凳，站起一格阵儿。养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养小子，要好的，穿蓝衫，带顶子。”（冒铰，意为不用打稿就能剪出形象来，）这首民歌说明：在陕北，美的创造能力已经成为一个人是否完美的重要标志。逢年过节，谁家的窗上若不换上一窗户新花花，那他家肯定是有什



么不如意的事，这个年也过得不美气；新媳妇一进门，没有一大包袱亲手绣的香包、烟口袋、钱夹夹送给全家老小和四邻八舍，公婆姑叔都会感到失望。因而，剪花织绣在女性的童年就成为她们的必修课之一。

她们的基本训练也是有程序的。初学者先是传统剪纸的临摹，用煤油灯薰个样样，再像描红似的剪出来，后来自己用指甲盖划几条印，就可以剪得和范本相差无几，这一阶段锻炼了眼和手的准确，头脑反应的灵敏。有些不能满足于照葫芦画瓢的人，则将自己日常所熟悉的单独形象组织为大规模的画面。



与安塞巧手马生兰大娘
一起剪花

风格与人

采风过程中，既可以从总体上领略到陕北民间美术淳朴、粗犷、明快、简洁的风格，又可以根据作者的不同情况去分出以下不同的类型：

1. 以某一技术为业的民间匠人作品。这些民间匠人包括石匠、木匠、油漆匠、铁匠、纸匠及画社火脸谱的师傅、做皮影的艺人等。这类作者的作品主要是为了满足民众生活或娱乐活动的需要，创作有一定模式，面貌也大同小异，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地区普遍的审美情趣。
2. 以感情抒发为主的作品。这类作品的作者大多没有严格的程式规范，作品以其热情、自由、天真、质朴的特色引起人们的喜爱。这类作品的成功往往得之于偶然。
3. 熟练掌握民间艺术形式又带有个性的民间艺术家的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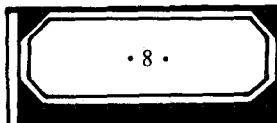
品。这些作者尽管是涮锅抹碗的农村妇女，或者是爬山串沟的拦羊老汉，但大都有本地区的一定文化修养，有较扎实的造型、色彩、构图的能力。他们会唱民歌，会讲历史、神话、戏曲故事，会某些民间医方，顺口就能谄出几句富有哲理味的民谚。他们这些人都不把艺术作为谋生的手段。从平时从事的繁重劳动来看，他们是业余的；从对艺术的感情来看，他们是专注的。

民间艺术家热爱自己的艺术，如同热爱生命。有许多老婆婆在生命的垂危时刻，还撑着身子剪花，郑重地交给自己的后人作为留念。

在和这些民间艺术家相处中，他们在包括生产生活、婚丧嫁娶、礼仪交往在内的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坦荡的襟怀，以及对人生的明朗态度，也使我更加理解了他们的艺术。

在七十多岁的张林召大娘家里，我拿到几十张剪纸，当她给钱时，却怎么也不肯要。她说，自己一辈子不幸，嫁了四次人，养了13个孩子一个也没活，是个无用之人。剪花花能忘掉乱七八糟的事，就不停地较。人家愿要去贴，就是抬举我，你们公家的有用就拿着，也算我没白活。洛川的王兰畔是去年美术学院邀请来京的老婆婆之一。这个曾和老伴一起把苹果栽培技术引进陕北高原，为陕北人民造了福的普通劳动妇女，从来没期望过得到人们对她的报答。从北京回家后，她还不知道是受谁的邀请，人家都笑她是“二杆子”（意为傻），她说：“二杆子就二杆子，不管谁叫我去北京都是我灰老婆子的福气。”凡是北京或外地的人来找她，不管认识不认识，她都说：“爱花的人都是好人，谁来我都欢迎。”生活在辽阔黄土高原上的民间艺术家，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认识，绝不只是与自我生活直接有关的小天地，而是一个博大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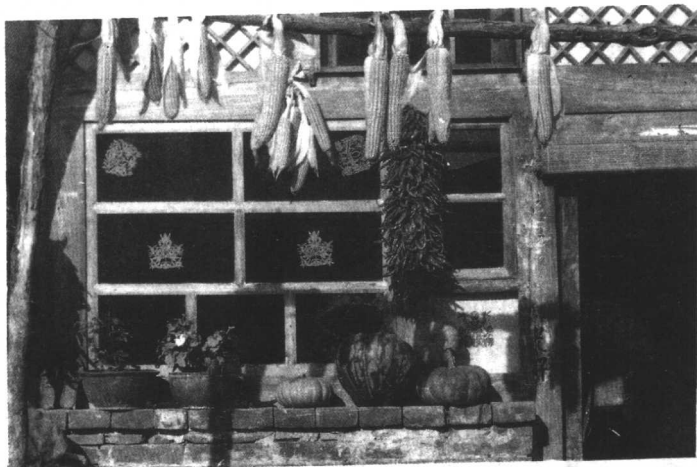
陕北民间艺术的风格，就是通过这样的陕北的人的双手体现出来的。张林召的作品用线顿挫、苦涩，运剪灵活多变，达到舍形求意、迹断意连的效果。她常常突破时空的限制，表现





形象或过程的完整。曹佃祥的作品老辣凝重，拙中透巧，外形严整，内部多装饰而不琐碎。她善于在生活中仔细地观察事物，恰如其分地刻划形象的神态。张凤兰的作品用线圆润，富有弹性，充满动感，气氛活跃而富有情趣。王兰畔的作品黑白分明，节奏强烈，作风干脆利落，不拘小节，充满生机和活力。她最乐于表现自己熟知的生活场面，作品注入了自己的丰富想象。这些民间艺术家在长期的磨炼中，确立了他们各自的艺术特色和鲜明的个性。

过去我们常常强调民间艺术的集体性，认为它仅仅是工艺性的劳动或传统模式的重复，忽视和否定了它的个性和创造，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题材、内容和生活

民间美术的表现领域有着广阔的范围。其中有流传悠久的历史事件，也有美妙动人的神话传说；有家喻户晓的戏曲人物，也有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有理想中的灿烂世界，也有现实生活的写照；有花草果蔬、鱼虫鸟兽，也有山水林木、房舍器具。

民间美术惯于表现的题材，多数不仅仅是体现事物的本身，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内涵。

例如，流行在陕北的“坐帐花”是结婚时贴在洞房里的喜

